

古樂府十卷

(元)左克明輯 元至正刻明修本 黃丕烈 季錫疇 喬松年

跋 方震儒題款。框高二十一釐米，寬十三·四釐米。每半葉九行，行二十一字，黑口，左右雙邊。

左克明，字德昭，元末明初人。南昌鐵柱延真觀道士。以儒家之學授徒館塾，從之者甚衆。講讀之暇，採摭古今歌謠辭曲而為《古樂府》。又著有前、後詩集，創編《鐵柱延真語錄彙編》，未竟，其弟子道士熊常靜成之（陳宏緒《江城名跡》卷三）。

左氏編纂此書之緣起，見於《自序》，謂「樂府之流傳也，尚矣。風化日移，繁音日滋，愚懼乎此聲之不作也，故不自量度，輒為敘次，推本三代而上，下止陳、隋，截然獨以為宗，雖獲罪世之君子，無所逃焉」云云。據此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推測：「當元之季，楊維禎以工為樂府傾動一時，其體務造恢奇，無復舊格。克明此論，其為維禎而發乎？」

此書乃繼郭茂倩所編《樂府詩集》之後又一部重要的樂府詩總集，然與《樂府詩集》亦互有出入。《樂府詩集》止於唐末，務窮其流；《古樂府》終於陳隋，務溯其源。此書分唐以前古樂府為八類，即古歌謠、鼓吹曲、橫吹曲、相和曲、清商曲、舞曲、琴曲、雜

曲。卷前自序云：「冠以古歌謠辭者，貴其發乎自然也。終以雜曲者，著其漸流於新聲也。」說明其文學旨趣重在新聲，對堂廟的雅樂不甚感興趣，故而對郊廟、燕射歌辭撰而不錄。每類各有小序，為左克明自作。其題下夾注，多摭《樂府詩集》之文，卷一《紫玉歌》條下，則明標《樂府詩集》云云。

據《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》，錢曾亦藏左克明《古樂府》之元刻本。《讀書敏求記》卷四「左克明《古樂府》十卷」條曰：「《焦仲卿妻詩》：『新婦初來時，小姑如我長。』《蘭雪堂活字本》《玉臺集》於『初來時』下添『小姑始扶床，今日被驅逐』二句。初觀之，亦不覺其繆，及再四尋繹，始知妄庸子以顧逋翁《棄婦詩》誤為添補耳。逋翁詩云：『及至見君歸，君歸妾已老。』則扶床之小姑，何怪其長如我？此詩前云：『共事二三年，始爾未為久。』安得三年未周，小姑長成遽如許耶？此刻於至正年間，未改原詩之舊。吳門刻《左氏樂府》，反據訛本增入，並改『寡婦赴彷徨』為『起彷徨』，文理違背。書之日就舛錯，將使誰辨之，而誰正之乎？」足見此元刻本之可貴。

《四庫全書》收錄左氏《古樂府》，所據之本乃浙江汪啟淑家藏明刻本，其中竄改

之處甚多，遠不及此元刊本為善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云：「今考其《臨高臺》條下，引劉履《風雅翼》之說，尚與克明相去不遠。至《紫騮馬》條下，引馮惟訥《詩紀》之說，則嘉靖中書，元人何自見之？其由明人重刻，臆為竄入明矣。又馮舒校《玉臺新詠》，於《焦仲卿妻詩》『守節情不移』句下，注曰：『案：活本楊本，此句下有「賤妾留空房，相見常日稀」二句，檢郭、左二《樂府》並無之。』今考此本，乃已有此二句，知正文亦為重刻所改，不止私增其解題矣。」此元刻本雖經明代修補，尚無任意增改，優於《四庫全書》所據之本。

卷前有至正六年（一三四六）孟昉、左克明、虞集、趙惠諸序。據序文，至正六年，此書業已編成，並由天台林烜（字邦憲）資助鋟梓行世。書版至明初存於楊士奇南昌家中（《東里續集》卷一九《古樂府跋》）。此書在明代嘉靖、萬曆年間一刻再刻，版本甚多。

書中有「吳寬」、「震儒」、「蕘圃」、「士禮居臧」、「蓉鏡心賞」、「蓉鏡」等印鑒，又有「竺塢藏書，庚申五月得此。」（卷十末）題識，知此書在明代曾為吳寬、文徵明、

方震儒等收藏，文徵明得此書之庚申年，當是弘治十三年（一五〇〇）。清代則曾為黃丕烈士禮居、張蓉鏡小琅嬛福地插架之物。另據黃丕烈跋，此書在清初一度為錢曾述古堂舊藏。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汪桂海）